

深渊*

痙弦

1959-05

我要生存，除此无他；同时我发现了他的不快。——
萨特

孩子们常在你发茈间迷失
春天最初的激流，藏在你荒芜的瞳孔背后
一部份岁月呼喊。肉体展开黑夜的节庆。化用：肉
体展开黑夜的欢庆、欢沁
在有毒的月光中，在血的三角洲，
所有的灵魂蛇立起来，扑向一个垂在十字架上的
憔悴的额头。

这是荒诞的；在西班牙
人们连一枚下等的婚饼也不投给他！
而我们为一切服丧。花费一个早晨去摸他的衣角。

*Click to View:<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1129003431/https://reentry.co/chkte>

后来他的名字便写在风上，写在旗上。

后来他便抛给我们

他吃剩下来的生活。

去看，去假装发愁，去闻时间的腐味

我们再也懒于知道，我们是谁。

工作，散步，向坏人致敬，微笑和不朽。

他们是握紧格言的人！

这是日子的颜面；所有的疮口呻吟，裙子下藏满病菌。

都会，天秤，纸的月亮，电杆木的言语，

（今天的告示贴在昨天的告示上）

冷血的太阳不时发着颤

在两个夜夹着的

苍白的深渊之间

岁月，猫脸的岁月，

岁月，紧贴在手腕上，打着旗语的岁月。

在鼠哭的夜晚，早已被杀的人再被杀掉。

他们用墓草打着领结，把齿缝间的主祷文嚼烂。

没有头颅真会上升，在众星之中，没有头颅正在

上升，没有
天真的冠冕正被编成。
在灿烂的血中洗他的荆冠，
当一年五季的第十三月，天堂是在下面。

而我们为去年的灯蛾立碑。我们活着。
我们用铁丝网煮熟麦子。我们活着。
穿过广告牌悲哀的韵律，穿过水门汀肮脏的阴影，
穿过从肋骨的牢狱中释放的灵魂，
哈里路亚！我们活着。走路、咳嗽、辩论，
厚着脸皮占地球的一部份。
没有什么现在正在死去，
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

在三月我听到樱桃的吆喝。
很多舌头，摇出了春天的堕落。而青蝇在啃她的脸，
旗袍又从某个小腿间摆荡；且渴望人去读她，
去进入她体内工作。而除了死与这个，
没有什么是一定的。生存是风，生存是打谷场的声音，

生存是，向她们——爱被人膈肢的——
倒出整个夏季的欲望。

在夜晚床在各处深深陷落。一种走在碎玻璃上
害热病的光底声响。一种被逼迫的农具的盲乱的耕
作。

一种桃色的肉之翻译，一种用吻拼成的
可怖的言语；一种血与血的初识，一种火焰，一种疲
倦！

一种猛力推开她的姿态
在夜晚，在那波里床在各处陷落。

在我影子的尽头坐着一个女人。她哭泣，
婴儿在蛇莓子与虎耳草之间埋下……。
第二天我们又同去看云、发笑、饮梅子汁，
在舞池中把仅剩的人格跳尽。
哈里路亚！我仍活着。双肩抬着头，
抬着存在与不存在，
抬着一付穿裤子的脸。

下回不知轮到谁；许是教堂鼠，许是天色。

我们是远远地告别了久久痛恨的脐带。
接吻挂在嘴上，宗教印在脸上，
我们背负着各人的棺盖闲荡！
而你是风、是鸟、是天色、是没有出口的河。
是站起来的骨灰，是未埋葬的死。

没有人把我们拔出地球以外去。闭上双眼去看生活。
耶稣，你可听见他脑中林莽茁长的喃喃之声？
有人在甜菜田下面敲打，有人在桃金娘下……。
当一些颜面像蜥蜴般变色，激流怎能为
倒影造像？当他们的眼珠黏在
历史最黑的那几页上！

而你不是什么；
不是把手杖击断在时代的脸上，不是把曙光缠在头上
跳舞的人。
在这没有肩膀的城市，你底书第三天便会被捣烂再去
作纸。
你以夜色洗脸，你同影子决斗，
你吃遗产、吃妆奁、吃死者们小小的呐喊，

你从屋子里走出来，又走进去，搓着手……
你不是什么。

要怎样才能给跳蚤的腿子加大力量？
在喉管中注射音乐，令盲者饮尽辉芒！
把种籽播在掌心，双乳间挤出月光，
——这层层叠叠围你自转的黑夜都有你一份，
妖娆而美丽，她们是你的。
一朵花、一壶酒、一床调笑、一个日期。

这是深渊，在枕褥之间，挽联般苍白。
这是嫩脸蛋的姐儿们，这是窗，这是镜，这是小小的
粉盒。
这是笑，这是血，这是待人解开的丝带！
那一夜壁上的玛丽亚像剩下一个空框，她逃走，
找忘川的水去洗涤她听到的羞辱。
而这是老故事，像走马灯；官能，官能，官能！
当早晨我挽着满篮子的罪恶沿街叫卖，
太阳刺麦芒在我眼中。

哈里路亚！我仍活着。

为生存而生存，为看云而看云，
厚着脸皮占地球的一部份……
在刚果河边一辆雪撬停在那里；
没有人知道它为何滑得那样远，
没人知道的一辆雪撬停在那里。